

## 第三章 普通话词汇

### 第一节 普通话词汇与汉语方言的差异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现在的普通话,是我国全民族共同使用的通语。它在言语生活中具有统一性、权威性和规范性。而方言则由于受特殊的地理、历史、民风民俗等地域文化因素影响,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纷繁的复杂性和鲜明的个体性。在推广普通话的社会大背景下,方言与共同语的差异便成为民族语言中最显著的差别。而在这种差别中,方言词汇与共同语词汇的差异显得尤为突出。在对方言词汇与共同语词汇的比较研究中一般分为地域性方言词汇与共同语词汇的比较、地点性方言词汇与共同语的比较,其中又以后者居多。地域性方言指某一特定的较大地区范围的方言;地方性方言指某一特定地点的方言。至今,某一大方言区词汇与共同语词汇的比较研究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方言与共同语的词汇比较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义同形不同,义同形有同有异,形同义不同,形同义有同有异,形同义同。这五个方面的差异性质其实都是从构词差异与意义差异进行探讨,并将构词差异和意义差异有机结合起来展开探讨的。由于受地域文化和民俗生活习惯的影响,汉语各方言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独特词语。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普通话)之间的差异,是学习、推广普通话中值得高度重视的内容。

汉语方言词汇之间的差异五花八门、多彩多姿,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语言。粗略归纳起来,可分为形同实异、实同形异两个方面。

#### 一、形同实异

首先谈谈形同实异在汉语方言中的几种不同的表现。

(1) 所指概念较大。例如“水”这个词,在普通话中,水就是江水、河水、雨水,泛指所有的水,而在客家方言中水还兼指“雨”,“下雨”在客家方言被说成“落水”。“毛”在闽方言各支系中都用来兼指头发,福州、厦门、潮州以至台湾、海南等地的闽方言,都把头发叫作“头毛”。“鼻”在闽方言的一些地方用来兼指“鼻涕”和“鼻子”,如潮州话“流鼻”是“流鼻涕”,“伊个鼻比别人大”是“他的鼻子比别人大”。“吃”在普通话中使用的范围就不如许多方言广,如吴方言中就有“吃茶”“吃酒”之说,如此等等,都显示出方言中某个词所指的概念是比较大的。

(2) 所指概念较小。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作为食品的“面”这个词。几乎所有南方方言,包括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普遍将“面”用来指用面粉擀制成条状的“面条”,但在普通话和它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中,“面”的词义范围明显要大得多,

它用来泛指面粉和其他杂粮的制成品,如小米面、棒子面等,如果加上“儿”尾,说成“儿化”的“面儿”,又可用来说指碾成粉末的东西,如“胡椒面儿”等。又如“打”这个词,在南方各方言中所能表示的词义范围就远不如北方方言和普通话大。“打人”“打球”这样的用法各地比较普遍,但“打毛线”“打鱼”“打水”“打灯笼”之类的用法,在南方方言中就不多见了。

(3) 所指概念转化。有的是部分转化,仍可看出其联系,例如“月光”在闽、粤、客家等方言中都是指普通话所说的“月亮”,而不是指“月亮的光芒”;“古”在闽、粤、客家等方言中指的是“故事”,“讲古”就是“说故事”;“冤家”在闽方言各地普遍用作动词,指的是“吵架”;“地”在客家方言中用来指“坟墓”,“做地”就是“修建坟墓”;“细”在闽、粤、客家诸方言中用来指“小”,如粤方言形容人“个儿小”叫“细粒”,排行最小的也用“细”,有“细叔”“细婶”,甚至还有“细老婆”(小老婆)的说法。有的词义转化以后已看不出跟词形的联系了。例如赣方言的“清汤”,指的是“馄饨”这一食物,相去实在太远了;又例如闽方言福州话说“对手”是“帮忙”的意思,如此等等,所指的概念很难跟词形联系起来理解。

## 二、实同形异

同样的事物,同样的概念,在不同方言中用不同的词形来表现,这种实同形异的现象很普遍。实同形异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各地区的人们对于同一概念、同一事物的理解未必完全相同,各自根据不同的理解,用不同的方式创造方言词,也是形成实同形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聊天:广州话是“打牙较”,闽方言潮州话是“拍嘴鼓”,四川话是“摆龙门阵”等。

萤火虫:这一常见的昆虫,由于不同地区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描写,便有了“亮火虫”(成都)、“火金姑”(厦门)、“游火虫”(上海)、“火蓝虫”(梅州)、“蓝尾星”(福州)、“火夜姑”(潮州)等不同的叫法。

向日葵:各地也随着不同描写而出现“朝阳花”(济南、长沙)、“朝阳饼儿”(昆明)、“阳佛花”(温州)、转日莲(宿迁)等各种不同的名称。

方言地区的人们为一些事物、概念起名儿,不免还受到本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风土习俗、心理取向等因素的影响。

例如,南方冰雪不分,形成了一些跟冰雪有关的具有特色的方言词,凡普通话用“冰”的词,粤方言一律代之以“雪”,例如“冰箱”叫“雪柜”,“冰棍”叫“雪条”,“冰激凌”叫“雪糕”,“冰镇”叫“雪藏”,“溜冰”叫“滑雪”,“溜冰鞋”叫“雪屐”等。

又如,由于风俗习惯或个人原因,各地方言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忌讳语。粤、闽、客家诸方言因“伞”“散”同音,忌“散”而把“伞”改用“遮”;粤方言因“舌”“折”(亏本)同音,忌“折”而把“舌”改为“𦘔”(与“利”同音,加肉旁)，“舌头”也就叫作“𦘔”了;湖北有的地方干脆把“猪舌头”叫“猪赚头”,这反映出各地人民避凶趋吉的心态。

有一些方言词跟“存古”和“外借”不无关系。

各种汉语方言,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词语,例如粤方言中管“走”叫“行”,管“喝”叫“饮”,管“叙谈”叫“斟斟”;闽方言管“眼睛”叫“目”,管“房屋”叫“厝”,管“筷子”叫“箸”,管“铁锅”叫“鼎”,管“绳子”叫“索”……

与“存古”同时,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又都有可能因和其他民族语言

的接触而产生互相融合与互相借用的现象。由于借入的源头和借入的方式并不一致,无疑也扩大了汉语方言之间的词汇差异。南方方言和外族语言接触较多,借词也较多,见表 3-1。

表 3-1 方言借词

| 方 言  | 借入的源头    | 例 词                    |
|------|----------|------------------------|
| 粤方言  | 英语       | 恤衫(衬衣)、菲林(胶卷)、的士(出租汽车) |
| 闽方言  | 印度尼西亚马来语 | 洞葛(手杖)、雪文(肥皂)、道郎(帮忙)   |
| 东北方言 | 俄语       | 列巴(面包)、沙油子(工会)         |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一个外来的词语,由于借入的方式不同,你用音译,我却用意译,各行其是,加上方言区人民的社会文化背景、心理因素等也掺杂到借词中来,这就使得外来词的词形受方言的影响而缺乏规范,增加了方言词汇间的差异性。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进口商品的标名,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及普通话就有不少差别:普通话叫“夏普”(Sharp)的电器,粤方言叫“声宝”;普通话叫“佳能”(Canon)的照相机或复印机,粤方言叫“锦囊”;普通话叫“马自达”(Mazda)的汽车,粤方言叫“万事得”;还有“索尼”(Sony)叫“新力”,“奔驰”(Benz)叫“平治”等,举不胜举。人名地名的音译也各行其是,很不一致,早年一个 Stalin 就有“史大林”“斯大林”“史太林”等不同译名,后来规范化成“斯大林”。现在,经常见诸报刊的外国各界名人,依然有不同译名的现象出现,英国的“梅杰”,有的地方译做“马卓安”。这类音译外来词的不规范,扩大了方言和普通话的词汇差异,是汉语规范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词义相同,词形部分不同的情况有以下三种。

(1) 语素颠倒。有的语词,语素相同,但由于构词方式稍有改变,致使词形颠倒,例如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都有管普通话的“客人”叫“人客”,管“秋千”叫“千秋”的;闽方言还把“热闹”叫“闹热”,把“拖鞋”叫“鞋拖”;粤方言又把“拥挤”叫“挤拥”。

(2) 部分语素不同。如“酱油”,广州话叫“白油、豉油”,成都话叫“豆油”;“汽船”,广州话叫“电船”,潮州话叫“火船”;“手套”,广州话叫“手袜”等;普通话叫猪蹄的前蹄,广州话叫猪手。

(3) 缺少词尾,换用词尾,增加词尾,增加词头。例如普通话说“裙子”“鸭子”,南方闽、粤、客家等方言都只说“裙”“鸭”;“鼻子”闽方言就叫“鼻”,没有了词尾,而吴方言叫“鼻头”,粤方言叫“鼻哥”,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叫“鼻公”。有趣的是,词尾“子”的使用范围,粤、闽、客诸方言比普通话小,吴方言、湘方言比普通话大,这也牵涉语法间的差异,相关内容将在后面详述。

## 第二节 普通话词汇规范

### 一、普通话词汇的组成

#### 1. 基本词汇

汉语普通话词汇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基本词汇,它和语法一起构成语言的基础。例如,

有关自然界事物的是天、地、风、云、火、雷、电等;有关生活与生产资料的如米、灯、菜、布、刀、笔、车、电等。从整体看,基本词汇有下列特点。

(1) 稳固性。基本词汇在千百年中为不同的社会服务,例如“一、二、牛、马、家、门、山、水、上、下、左、右、斗、高、低”等,这些在甲骨文里就有。说基本词汇有稳定性,并不是说基本词汇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基本词汇也在发展变化。有些古代的单音节基本词发展到现在复音化了,成了多音节合成词,这是汉语词汇的一条内部发展规律;有些单音节的基本词被后起的合成词所代替。

(2) 能产性。那些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基本词,是构成新词的基础,它们一般有很强的构词能力。例如,用“水”打头构成的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就有 160 多个。当然,基本词也有构词能力弱或几乎没有什么构词能力的,例如“你、我、谁、姓、没有”等。

(3) 全民常用性。基本词汇的上述两个特点是以全民常用性为前提的。全民常用性是说它流行的地域广,使用频率高,为全民族所共同理解。基本词汇的使用,不受阶级、行业、地域、文化程度等方面的限制。

上述三个特点是就基本词汇的整体来说的,而不是说,所有的基本词都具备这三个特点。就现代汉语来讲,尤其不能把这三个特点特别是能产性当作辨识基本词和非基本词的唯一条件。

## 2. 汉语普通话一般词汇

基本词汇以外的词汇就是一般词汇。一般词汇的特点是没有基本词汇那样强的稳固性,但有很大的灵活性。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是相互依存和渗透的。“革命”“电子”这两个词,原来并不是基本词,现在已加入了基本词汇的行列。“君”“神”原来是基本词,现在则是一般词。现代汉语一般词汇包含有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行业语、隐语等。

(1) 古语词。古语词包括一般所说的文言词和历史词。文言词所表示的事物和现象还存在于本民族的现实生活中,但由于为别的词所代替,一般口语中已不大使用了,例如“底蕴、磅礴、若干、如此、余、其、之、而、以、与、及、亦、甚、而已”等;历史词表示历史上的事物或现象,例如“宰相、丞相、尚书、太监、驸马、戟、钺”等。历史词同文言词不同,在一般交际中不使用,在叙述历史事物和现象时才使用它们。有些历史词,在今天国际交往中还被经常使用,例如“皇帝、亲王、大臣、公主、酋长、陛下、殿下、公爵、男爵”等。古词语可使语言表达简洁匀称,富于庄重严肃的感情色彩,并可以表达幽默、讽刺等意义。文言词虽然有这些特点,但不能随便使用,用得太多,或用得不贴切,文章就会成为半文半白、不伦不类的东西,影响表达的效果。

(2) 方言词(方源词)。普通话不断从各方言中吸取有用的成分来丰富自己,例如,“名堂、把戏、垃圾、瘪三、二流子、搞、垮、拆烂污、别扭、尴尬、陌生、蹩脚”等,这些方言词都表达了某种特殊的意义,普通话里没有相当的词来表示,所以被吸收了进来。有些词是表示方言地区的特有事物的,如“橄榄、椰子、青稞、槟榔”等,这类词不宜被看作方言词。

(3) 外来词。外来词也叫借词,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例如“法兰西、巴尔干、镑、加仑、模特儿、摩托、马达、幽默、浪漫、取缔、景气”等。现代汉语吸收外来词,一般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要从语音、语法、语义甚至字形上进行一番改造,使它适应现代汉语结构系统,成为普通话词汇的成员。在语音上,要把外来词的音节结构改造成汉语的音节结

构。在语法上,外来词进入汉语词汇后,原有的形态标志就一律被取消,例如英语的 tractor,有单数、复数的变化,汉语“拖拉机”,就不分单数、复数了。外来词的意义受汉语语义的制约,往往会发生变化,如英语的 jacket 是指“短上衣、坎肩儿”之类,汉语吸收进来后成为“夹克”,就专指“一种长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紧的短外衣”,因为汉语词汇中已经有了表达“坎肩”概念的词,这就使外来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外来词的类别见表 3-2。

表 3-2 外来词的类别

| 类 别      | 描 述                                                                  |
|----------|----------------------------------------------------------------------|
| 音译外来词    | 按照外语词的声音对译过来的,一般叫音译词                                                 |
| 音意兼译外来词  | 把一个外来词分成两半,一半音译,一半意译                                                 |
| 音译加意译外来词 | 整个词音译之后,外加一个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例如“卡车”的“卡”是 car(英语“货车”)的音译,“车”是后加上去的           |
| 字母外来词    | 直接用外文字母(简称)或与汉字组合而成的词。例如借用日语中的汉字词,但不读日语读音而读汉字音。如“景气、引渡、取缔、瓦斯、茶道、俳句”等 |

(4) 行业语。行业词语是各种行业应用的词语,或者叫“专有词语”。行业词语受社会专业范围的限制,但不受地域的限制,同一行业的词语,不管在何处,意义都是一样的。行业词语也是丰富普通话词汇的源泉之一,例如“比重、水平、渗透、腐蚀、反应、麻痹、感染、消化、突击、进军、战役、战线、尖兵、攻坚战”等。

(5) 隐语。隐语是个别社会集团或秘密组织中的一种只有内部人懂得的特殊用语。隐语,一般是赋予现有普通词语以特殊的含义的方法构成的,有的隐语是用字谜的方法创造的,如旧社会的商贩为了使局外人不知道行市,就创造隐语代替一般数字,如把“一”叫“平头”,“二”叫“空工”,“三”叫“横川”,“四”叫“侧目”,“五”叫“缺五”,“六”叫“断大”,“七”叫“皂底”,“八”叫“分头”,“九”叫“未丸”,“十”叫“田心”。有少数隐语失去了秘密性,而进入了全民的共同语里,如“洗手、挂花、挂彩、清一色”等。

## 二、普通话词汇的发展变化

### 1. 新词的变化

社会不断地发展,新事物不断地涌现,人们需要认识、指称这些新事物,就要给它命名,以满足交际的需要,于是产生了新词。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已知的事物加深了认识,发现了前人所未知的新特点,为了记录和指称这些新认识,也要创造新词,如“手机、火箭、卫星、电视机、计算机、软件、遥感、质子、中子、电子、离子、凝聚力、力度、透明度”等。此外,在现代汉语中,由于词的双音化的发展趋势的要求,单音节词或多音节短语在交际中取得了新的双音节形式,也为语言增加了新词。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各方面飞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词倍增。其中绝大多数是双音节,占新词总量的 70% 左右,此外也有不少的三音节词。

新词大多是复合式的。主要为偏正型、联合型和动宾型。此外,附加式的新词也明显地增多了,产生了一批新的词缀或准词缀,由它们构成了一系列的派生词。